



盼雪日

□廉彩虹

已经入冬许久了,还未见雪。前段时间那米粒儿一样的雪算不得,不但轻悄悄地让人看不见,时间也太短暂了些,怕人瞧见了会将其拐走似的,地皮都没湿,老天就哄着雪回了家。

冬天是得有场雪的,扯天扯地下一场,人走在其间就白了头,也白了衣服。远望着,天地俱白,浑然一体,房屋漏出一点灰、一点红,山头上张扬出一角楞牙儿,倒成了最佳点缀。其实,下雪的时候,行走其间的人是最好的风景。

在街巷里游荡,还是能触摸到活泼泼、热腾腾的市井生活的。有人家传出热闹的嬉笑声,孩童的声音清脆响亮,老人的声音沉着厚重,但都透着喜悦的色彩,从墙体里冒出来,流连在大街上,煤火炉上烤红薯和馍片的香味跟着往外跑。嗨,它们再跑,也没有家里留着的多。啥事物都是有灵性和感情的,对家里人是热爱和喜欢的。于是,就有咀嚼的声音传来,咀嚼中伴着笑声和说话,真是热闹。雪听着,下得更热闹了。

下大雪的时候,到旷野里最好玩,收了庄稼的土地安静稳妥,长出冬小麦的地里,绿油油的。大雪给它们一层一层盖着被子。睡吧,没人会来打扰你们。但偏偏有那不长眼的人来田野里跳啊笑啊跑啊。她穿着棉猴,戴着围巾手套,脚上穿着妈妈做的大笨棉鞋,在田野的雪地里撒野,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跑。同来的伙伴,团一团雪扔给她,她也还回一团雪,笑闹声更大了。鞋湿了,谁顾得上呢,趁着大雪玩个痛快才是正事。

再后来,下大雪就在教室里看了。下了课,我望着窗外大雪飞扬,乒乓球案上落满了雪,有同学跑过去捧起一捧雪,吃一口,笑嘻嘻的,小手冻得通红。

一年一年,雪来的日子越来越少,甚至,雪成了我们冬天最贵的礼物。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柿园村采风,一位文友说希望今天有一场雪,哪怕小雪,我们就坐在四面透风的院子里喝酒,岂不快哉。雪正在下或者已经停了,雪落高山或者雪落树枝,都是有意思的。哪怕雪开始融化,大地上一片斑驳,黑里一块白,或白中一块黑,那是大地在作画,写意或写实没人在乎,只要有雪就够了。树枝上的雪开始掉落,噼啪一声,像一朵花落了下来。树枝上一朵有一朵无的,又让它回到了春花开放的时候了,多有趣。

那天,还真飘了会儿雪。飘摇的雪花顿时让一桌子果蔬野味活色生香起来,酒也更醇厚了。土坯墙头上那几株稀疏纤细的野草有了神韵。众人纷纷感叹:老天待我们不薄。

放下工作上的得失、生活上的悲欢,放空了的心灵。我们,每个人只醉于飘摇的雪花里。

这个冬天颇不安静,病毒肆虐之下,人人拥病自卫,与药作伴。街巷上空寂无聊,只有风穿过大街小巷。若是有一场雪来,梅开雪化,大抵能洗去病痛,还人间清朗。

若此时雪来,我用茶、木瓜、书、画、音乐招待它。雪未来,不知它在哪里踟蹰。只有阳光如雪,还是足够宽慰我们的。



冬至帖(外一首)

□郜希杰

是冰封雪冻前的最后一次全民告示
是天地阴阳转换身形的最后一个
告别姿势
把一年中最短的白交给工作和拼搏
把一年中最长的黑留给家人和思索

寒风在呼啸
一定要关紧门窗
饺子在沸腾
再难也要学会享受生活
天空,正酝酿一场大雪
命运,正在设置道道关卡

不敢多想,其实也无须多想

在一杯暖酒中酣然入梦吧
管它风云如何变幻
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寒到极致春自来

父亲的头

无论春夏秋冬或过年过节
父亲的头
从没有伸进过理发馆的门

在我的记忆里
几十年来
每当粗硬的头发刚刚扎着耳朵

父亲,便左手举着镜子
右手握着推剪
一声不响地蹲在一棵老槐树下
将蓄满风尘的头
收割成一片亮敞的麦地
不求美观,只图省钱
艰难的生活
使父亲的头深受委屈……

如今,每当我感到悲观无助时
父亲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头伸到我的面前
那满头长短不一的发根
常常刺的我浑身发烫,泪流满面

思念在路上(外一首)

□凌风

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
寒风把落叶铺成一条长路
树梢上留下几片摇摆着的信笺
催促着远方的亲人
如果河水能托起我的呼唤
浪花,一定会涌动着叮咛

高楼上远眺,捕捉不到你的身影
你归来的路途
响着过往的车轮声
我撕掉了日历
想把你的行程缩短

思念却把我的时间拉长
阳光的内容填满我的心愿
远方的你
是否拥抱过这金色暖意

滚烫的牛奶,一直等到变凉
却不知道,你是否启程

离别

离别时已饮尽最后一杯红酒
你醉卧在山林

我也要随寒风启程
影子被阳光切割
落叶的脉搏在风中跳动
曾经一起笑望日出日落
落下时的泪痕已是满天星辰

季节的热情早已散去
我们看过的山水被连轴卷起
一条长路
陷入越来越远的暮色
生活的碎片
我只能一点一点拼接

一碗羊汤度寒冬

□乔凯凯

数九寒冬,早起,瑟瑟寒意席卷而来,尽管穿足了衣服,可还是觉得手脚无处安放。此时,胃里需要来一点滚烫的食物,好让整个身体暖和起来。米粥之类的总觉太过温和,刺激不了蜷缩的精神和身体,街角的羊杂汤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在豫西北地区,古怀庆府清化镇的羊杂汤很出名,经营者取羊脸、羊肚、羊肝、羊蹄等杂碎煮成半熟碎切,锅内放老汤,小火慢炖。远远地,就能闻到丝丝缕缕的肉香,凌厉、干冷的空气中立时充盈了温暖的烟火气,让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喝羊杂汤不讲究店面,大部分的羊杂汤店都位于街角一处,屋子小且简陋,只有几张破旧的木桌木椅,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还隐隐可见擦不掉的油污。不过,食客哪还在意这些,越是破旧越证明是老店,羊杂汤的味道也越正宗越有味儿呢!毕竟,大家都是奔着美味来的。

随意在一处坐下,伸出手臂一挥:“老板,来一碗羊杂汤!”是的,来喝羊杂汤的人们就是这么

豪爽,正如北方汉子的阳刚,北方姑娘的洒脱。“好嘞!”那边老板爽快应声的同时,一碗冒着热气的羊杂汤便端上了桌。

羊杂汤最重要的功夫在汤上,汤一定要呈白色,不可浑浊。有经验的食客瞟一眼汤的颜色,便能大概知道老板的手艺如何。都说众口难调,老板便在桌子上放了三个小碟子。首先是晶莹洁白的食盐,食客可根据口味的咸淡添加,其次不能少的是一碟春意葱茏的香菜末和一碟红彤彤的辣椒面。食者坐下来,或爱清香爽口的,或喜辛辣热麻,或好咸中得味。各种口味都可以得到满足,如此,便吃得更加舒心、畅快。

我个人是极嗜辣的,如此美味的羊杂汤如果不加一勺辣椒面,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红艳艳的辣椒面和汤表面的浮油迅速融合,整碗汤看起来都变成了红色——这才叫过瘾呐!此时,再配上老板娘烙的烧饼,或掰碎泡到汤里吃,或拿在手里就着汤吃,都是绝妙的享受。

随着身体里由内而外散发

出的热气,一碗汤很快见了底,肉倒是还有不少。感觉意犹未尽?再添一碗汤呗!“来喽,汤管够!”老板热情地招呼让人身暖心也暖,不由得食欲大增。直到接连地打起饱嗝时,才心满意足地起身——一不小心又吃过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什么能比得过此刻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感呢?

喝过羊杂汤,忙碌的一天也要开启了,此时的我们浑身充满了动力,满血奔赴五彩缤纷的俗世生活。如果你在某个寒冬的早晨,犹豫着、踟蹰着,不知道用什么来犒劳急需温暖的脾胃时,那还等什么?来一碗泛着油光、飘着浓香的羊杂汤吧!

本版来稿
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